

性別偏見如何加劇同儕審閱危機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大量證據表明，學術出版業的同儕審閱（peer-review）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因偏袒男性學者而不利於女性的制度而惡化。

英國醫學期刊出版集團對近 50 種期刊進行的一項新研究發現，女性在同儕審閱中所佔比例不到三分之一——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對於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新研究之前所進行的審查而言是至關重要的角色。2009 年至 2020 年間，女性同儕審閱員的比例僅增長了 2.9 個百分點。

2018 年的全球審稿人調查顯示其他領域也存在類似差距；22% 的審稿人為女性，而男性為 45%（33% 不詳）。儘管根據美國大學女性協會的數據，女性在美國機構中佔非終身教職教師的大部分，並且佔終身教職教師的近一半。

在各個領域和出版社的期刊編輯都表示尋找同儕審閱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艱難的時候，為什麼不更多地利用女性教授和研究人員呢？

研究醫學研究中對女性的偏見的倫敦大學學院學術臨床講師 Ana-Catarina Pinho-Gomes 表示，這種差距可以追溯到編輯選擇審稿人的方式。

在同儕審閱的初期，主要是白人男性的期刊編輯會挖掘他們自己的專業網絡——也主要由白人男性組成——來尋找審稿人。如今，大多數期刊都使用搜索引擎（如 PubMed 或 Google Scholar）和內部數據庫來識別、追蹤審稿人並提出審稿請求。從理論上講，這個系統會減少個人編輯的偏見。但在實踐中，Pinho-Gomes 說，它繼承了早期學術研究的偏見。

Pinho-Gomes 說，發表作品更多的學者更有可能作為潛在審稿人出現在數據庫和搜索引擎中。幾十年來，研究表明，女性的發表頻率低於男性，部分原因是女性仍然承擔著照顧家庭的兒童和老人的主要責任，留給職業發展和追求研究的時間更少。因此，發表更多文章的學者往往是男性。

Pinho-Gomes 說：「編輯們喜歡知名人士，而知名人士都是高齡男性。這些搜尋軟體將從比一般群體來說男性比例更高的群體中選取審閱員…除非你調整演算法以確保性別均等，否則演算法當然會給你更多的男人。」

許多期刊還要求提交研究的作者推薦同儕審閱員。根據 2018 年的全球調查，男性作者也更有可能推薦男性審稿人。

在 Pinho-Gomes 與人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她發現女性擔任編輯和審稿人的比例之間存在相關性。從本質上講，女性編輯更有可能找到女性審稿人。反之亦然。但是男編輯的人數遠遠多於女編輯；在這項研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編輯是女性，只有五分之一是主編。

總而言之，如果不對選擇過程進行實質性改變，這種循環讓引入更多女性同儕審閱員這件事變得幾乎不可能。

Pinho-Gomes 認為，缺乏女性同儕審閱員對研究的類型和質量有明顯影響。她說，因為男性更常進行同儕審閱，所以他們對自己領域的主力事項有更大的影響力。她指出最近一篇在心臟病專家社區引起轟動的文章。當她查看該論文的支持數據時，她注意到只有大約 30% 的試驗參與者是女性。她想知道如果女性在審查過程中有更多發言權，這樣的研究是否會被認為是有效的。

「這仍然是顯而易見的，」Pinho-Gomes 說。證據表明，「女性對研究主題中的女性問題更敏感，我們對研究的解釋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

一些與 The Chronicle 交談的期刊編輯表示，他們有編輯指令來確保同儕審閱員的性別、地域和種族比例，但感覺這會給一些學者帶來比其他學者更大的負擔。

Kimberley R. Isett 是特拉華大學研究部副主任，也是《公共管理和治理展望》的編輯，她說，在她的領域，圍繞多樣性、公平、包容以及系統性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學術研究呈爆炸式增長。

「我需要聆聽檢閱的有效觀點是來自這些族群的個別人士，尤其是女性和有色人種的教職人士，」Isett 說。有時，感覺就像她「一遍又一遍地通知 (pull) 同一群人，即使你刻意把請求間隔開來 (space the request out)。」

新興研究還表明，女性拒絕同儕審閱邀請的可能性略高——根據對全球最大的出版商之一 Elsevier 所有期刊的一個史無前例的研究，差異約為 4%。Pinho-Gomes 說，原因可能與女性發表文章較少的原因相似。除了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外，女性更有可能貢獻更大份額的內部服務，例如教師管理、招聘工作、指導或營銷。

在第一波疫情期間，幾乎每個領域的研究成果都在總體上有所增加，但其中大部分成果來自男性。在 Elsevier 的評論中，女性繼續以相似的水平進行同儕審閱，同時她們的研究成果有所下降。與此同時，男性的發表量越來越大，整個同儕審閱系統開始在增加的重量下呻吟。

「我們發現，在全球，無論學科領域如何，女性作者受到封城措施的打擊都比同領域的男性同行更嚴重，」Elsevier 的審稿體驗負責人、該研究的作者之一 Bahar Mehmani 說。

而且影響可能會繼續向外蔓延。由於女性在過去幾年中發表的文章相對較少，因此她們在同儕審閱數據庫中作為高發表作者的數量可能會繼續減少。而在各自領域發表論文最多的女性可能首當其衝。Pinho-Gomes 說，如果不加大力度接觸新進職業女性研究人員並為女性作者創造更多的靈活性和機會，性別平等就不可能實現。

「在我們克服這些障礙之前，配額可能是過渡時期的一種方式，」Pinho-Gomes 假設道。「但我們需要配額的唯一原因，我們需要在職業上有靈活性的唯一原因，是因為社會本身是不公平的。」

撰稿人/譯稿人：Sylvia Goodman/ Eileen Tsai

資料來源：2022 年 12 月 15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ow-gender-bias-worsened-the-peer-review-crisis>